目　录

辛亥革命前后杂忆……陶峙岳（1）
回忆辛亥革命时期的旧事……林受祜（6）
辛亥起义前夕湖南军界二三事……李鲁青（11）
长沙光复的点滴回忆……杨桂松（19）
辛亥长沙光复见闻……万天石（21）
辛亥革命前后邵阳二三事……陈新宪（27）
记辛亥常德起义……李敬思（32）
辛亥前后杂忆……黄一欧（37）
我会见了黄兴……潘乃德（52）
记石陶钧述黄兴广州起义经历……蔡　端（54）
黄兴与武昌首义……章裕昆（58）
宫崎寅藏忆黄兴……（65）
记黄兴在日本天水町题诗……章开沅（80）
黄兴断指考辨……毛注青（82）
访蔡锷故居……陈新宪　刘一禾（89）
关于刘道一烈士二三事……刘安鼎（92）
禹之谟事迹考……禹靖宪　禹竖白（96）
焦达峰被害见闻……潘世谟（96）
蒋翊武事略……许和钧（102）
仇亮传……程　潜（107）
黄钺与秦州风暴……汤觉中　黄祖同（11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周震鳞的家世和生平……周世贤(114)
辛亥革命前的程潜……沈文青(118)
爱国诗人夏思痛……殷逸青(135)
我的父亲李国柱……李宝云(144)
何海清生平事略……何培昆　何仁若(148)
我的父亲朱剑凡……朱伯深(151)
辛亥革命女战士唐群英……曾昭桓(159)
我所知道的吴景鸿……陈伯勋(163)
李燮和生平……李兴潇　李兴藻(167)
忆先君覃振……覃　钰(174)
记辛亥革命老人苏鹏……苏仲湘(180)
桃源胡瑛生平……范体仁(192)
汤芗铭事迹片断……王时泽(198)
端方宣布马福益“罪状”的布告……陈浴新(202)
湖南辛亥革命书录(续)……刘志盛(203)

辛亥革命前后杂忆

陶峙岳

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当武昌起义时，我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什么都懂得不多，对于国家民族兴亡问题，也只有一点肤浅的认识。今天回忆辛亥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想想他们对国家民族所作出的不朽的贡献，我感到无比的钦佩和崇敬。作为当时的军官学生，我是在那个伟大的革命时期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民主革命，我想写点辛亥前后的生活经历，以志不忘。

（一）

清王朝在对外军事屡屡失败的情况下，停止武科，整顿兵制，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军骨干。我省武备学堂只办了一期，即宣告停办，另设立陆军小学堂，招收十几岁的青年入学，每期约一百二十人左右。武备学堂和陆军小学的学生，在辛亥革命时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〇八年，我由在湖南陆小教修身的族叔陶刚男介绍，投考陆小第三期。因我没有参加宁乡县的招生考试，设法弄得南州厅（今南县）一纸公文报考，改宁乡籍为南州厅籍，并易陶锷之名为今名。不料在应考时大受南州厅考生的攻讦，幸赖学堂总办汤鲁瓒于点名时对我印象较好，仍授卷让我应试。考试后，又以

我文笔较清顺，列为备取第一名。随以正额出缺，乃得补充就学，时年十五岁。

在陆军小学肄业的三年间，学习文武两科，要求很严格。学习成绩好的，给以精神和物质奖励，成绩差的转学军医、军需甚至除名。学堂当局除进行封建思想教育外，在政治上采取封锁政策。尽管如此，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仍不时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校园里来。各地会党起义的消息和长沙饥民“抢米”风潮，一时震撼人心，给学生们以深刻的影响。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七十二烈士无私无畏精神，更给了我们一次难忘的革命思潮的洗礼。总之，我在陆军小学肄业的三年，是在民主革命浪潮不断冲击下度过的。

（二）

清廷除在全国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并在北京、南京、武昌、西安设立四所陆军中学，以对各省陆小毕业学生进行深造。一九一一年夏末，我和许多同学到武昌，考入陆军第三中学，与先期入学的各队同学一起学习。同学皆来自西南各省，其中也有一些满族青年，大家都相安无事。

开学不到两个月，震动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次起义，实由于四川铁路风潮的影响所促成。当时清朝政府对四川形势惊慌失措，革命党人则更加活跃。湖北新军出发援川之后，武汉形势日益紧张，“驱除鞑虏”的革命风声，不时传到学堂里来。农历八月十九新军发难的晚上，我们刚就寝不久，忽闻断续枪声，师生惊起待旦。天明以后，不知何处传来新军起义的消息，学堂一切即呈混乱状态，各队教职员纷纷离散。同学们自动纠集准备支援新军。我们入学不久的学生尚在进行徒手教练，未曾发枪，大

家蜂拥到军械库，各人拣取步枪武装起来。军官学堂对学生照例只发枪支不发子弹的，所以必要到楚望台军械库去取子弹。当时由几个参加了革命组织的先期同学领队，我们随之一道入城，只有荆州来的旗籍学生各自走了。当我们由中和门进城时，新军士兵们给了我们以热烈的欢迎和鼓舞。虽然我们还是一支未经过实战的队伍，但战斗精神却极为旺盛。当我们冲街而过时，许多老百姓向我们投来赞佩的目光。我们取得弹药，即飞奔制台衙门，中途闻制台衙门已经攻克，又折往蛇山防守。后来，学生军中的大部分人，被派去担任都督府的警卫工作。当时这个警卫队究竟是谁在指挥，现在我也记不清楚了。

武昌起义是在革命党人因机关破获被搜捕而突然发生的，缺乏严密的指挥系统和周详的军事计划。因此，一切都是混乱的，都督府的警卫队，连一顿饭也不容易到口，生活异常艰苦。但士兵和老百姓晓得是要推翻清政府，都怀着深厚的民族仇恨，所以秩序虽乱一点，而军队颇有纪律，老百姓虽显得有些紧张，但也不怎么害怕，铺户照常做生意，卖小菜的照常挑菜进城。在旗人居住区，则有些人被杀，陈尸街头。碰了这样的大风暴，死几个人是难免的。

黎元洪虽被推戴为都督，一时也无法澄清混乱的局面。特别是各省消息极不灵通，对革命形势利弊如何，都只能作出某些估计。湖南同学素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不欲长为辕下驹。在担任警卫约一个星期后，一些人觉得回湖南去干一番事业，可能对革命更有益处。当时来去无人约束，我们一批湘籍学生，结伴离开武汉，在兵荒马乱中徒步回湘，沿途历尽艰苦。

我们回到长沙时，焦达峰、陈作新已领导新军起义，并派王隆中率部援鄂，成为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的一个省。但不久就被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宪派谭延闿等阴谋篡夺了革命领导权，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同日被杀害。谭延闿攫得湖南军政大权后，一面伪装厚殓焦、陈遗体，一面下毒手清除焦、陈在各地的同志，不幸的消息不时传来。

焦、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立宪派放松了警惕所致。他们认为立宪派官、绅都是黄帝子孙，共事一堂"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

辛亥革命时期，各地会党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武昌起义前，湖南各地会党起义的如马福益、龚春台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给清朝政府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们的功绩在历史上将永垂不朽。焦达峰也是长期联络会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名人物。在清朝政府被推翻以后，会党失去了明确的斗争方向，逐渐沦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或江湖帮派势力，是很可惜的。

（三）

我因回湘中途得病，暂留长沙疗养。一九一二年春，与一些同学仍到武汉，谋求继续入学。由于辛亥革命的洗礼，到武汉后不久，我就参加了同盟会。这年秋天，学校才筹备就绪，改名陆军第一预备学校，设在北京清河镇，为期二年毕业。一九一四年秋毕业后，派到驻扎北苑的陆军第八师入伍，称军官候补生。该师由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基干组成，下级军官尽由行伍提升。他们以为我们是去做候补军官的，对我们甚为嫉视。实际上，我们是去实习士兵生活的，半年之内，由二等兵一等兵而上等兵，生活也极为艰苦。

一九一五年春实习结束，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肄业。在校期间，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十分激烈，政治局势动荡不

安。袁世凯悍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消息传到校园，学生多对袁氏帝制极端愤慨。袁世凯称帝不久，蔡锷在云南发难，起兵讨袁。袁对来自全国各省的保定军校学生很不放心，特派张怀芝率中外医师多人来校，以检查体格为名，暗中察看动静。张在讲话中故作失言称“袁皇帝”，同学听了嗤之以鼻。经过一番明查暗察，学生被除名改习军医、军需的达二百余人。我也被列入退学名单，赖粤籍同学李昂重与某医师有乡谊，设法斡旋得免。

一九一六年夏，各省讨袁军不断兴起。一些同学激于爱国义愤，私相走告，跃跃欲试。当毕业考试完毕，我即随一部分同学潜赴天津，密谋组织讨袁军。我们到天津后，适逢袁世凯病卒，此事就中止。是年秋回长沙，正值谭延闿督湘，筹组湖南督军公署。我经陈强介绍，任督署参谋处办事员。这是我一生军事生活的真正开始。荏苒数十年，回思往事，实深有愧于革命先烈。

一九八一年五月

回忆辛亥革命时期的旧事

林 受 祜

每当我走到长沙新坡子街和新坡子横街的时候，就回想起七十六年前我在这里读书时所见和经历的情景。那时，这条街原是由粮道衙门改成的湖南省官立蒙养院和模范小学堂的校址。所有基地，就是现在的新坡子街和新坡子横街全部房屋的基地。一栋宽大的平房，突兀地伫立着，既有四扇大门，又有一排木条的栅栏门。进门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露天花园。树木花草，郁郁葱葱，姹紫嫣红。许多同学在上下课时，必在此留连一番。有的停步欣赏；有的边走边看；有的互相围着花丛，追逐游戏，煞是热闹。沿着一条走廊前进，就是一个供奉着孔夫子牌位的大礼堂。礼堂后面的左右两厢，是几间教学的讲堂。讲堂后面是一个大操坪。再横跨走廊，是一排横列着的食堂和厨房等杂屋。学堂的对面，就是信义会教堂。

一九〇六年，我六岁的时候，由于我父林圭在一九〇〇年领导自立军起义殉难后，我父好友范源濂的支持，我就在这个学堂读书，先进蒙养院，后升到模范小学堂。这个学堂是官办的，学杂费都不要，还发给我们衣服。我穿过一件得胜马褂，马褂式样很别致，系青羽绫的对襟开胸和两只大袖，衣的前面还盘镶着云勾凸花，袖口和吊边都镶着韭菜边。戴的是一个红绒球的大帽，脚穿薄底快靴，看起来很象一个英武的战士。

学堂的负责人叫监督。当时监督的姓名，我现记不起来了。老师不叫老师，叫教习。还有两个日本娘姆担任我们的体操和唱歌教习。当时外面称我们学堂是洋学堂，学生是洋学生。

每逢初一、十五早晨九点钟，监督就穿着马蹄袖的袍套，戴着系有红缨子的顶子帽，率领全体教习和学生到大礼堂，向着孔夫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礼毕，即由监督训话，约一小时左右，再整队入讲堂学习。当时的同学，我印象较深，至今还记得的有谢又新、邓学勤（解放前曾任湖南省银行常德分行经理）、陈孟珠、陈仲珠、陈智珠三姊妹（系前长沙电灯公司创办人兼经理陈文玮之女）吕世珍、吕益珍兄妹二人，以及我的堂弟林受禄、堂姐林瑶香，林婉香（早年嫁与江苏江阴县夏笠庵）等人。男女同学，在湖南省，这个学堂可说是首创。上课时，在讲堂上男生坐一边，女生坐一边，界线分明，互不交谈。上体操和唱歌时，也是男生一队，女生另为一队。

学堂每年有年考、期考。评卷结束，按成绩分成最优等、优等、中等、下等四个等级。发榜昭示。榜上的"榜"字写的特别大，还用红笔勾一下。发榜后，同学纷纷去看榜，查看自己的名字列在几等。有的同学怕自己名字列在中、下等丢丑，自己不去看榜，就由家里人去看。学堂按成绩分等级发给奖品，最优等发给银牌一面，约一个当十铜元那么大小。银牌上面，镌刻着花纹，很美观，盛在一个小四方纸盒内，盒盖的上面是玻璃的，可以透视着银牌。我也曾得过一块银牌。优等和中等则分别发给笔墨纸张等奖品。

事出意外，蒙养院突遭横祸。一九一〇年四月，长沙忽发生抢米风潮。巡警道赖承裕坐起四人轿亲临现场处理。赖到达时，饥民纷纷向他诉说："一百钱一升的米太贵了。"赖扶着轿子的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手，伸头轿外，对饥民说："你们吃不起一百钱一升的米，为什么在茶馆里能吃一百钱一碗的茶呢？"这话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就有人大喊拖出来打。于是群众一拥而上，把这个道台官拖出轿来，打了一顿厉害的。由此风潮就扩大了，发展到见衙门就打，见洋行就砸，见教堂就烧，遍地火起，全城大乱。当时官方火急地派人敲起铜锣，沿街大喊大叫，要家家户户在大门口悬挂油灯，通宵守夜。谈起守夜，我就想起当时亲历的一件故事：当时我家住长沙石门阁财神殿巷内，我家大门，正对着一块大坪。坪的那面有一排不很高的平房，都有住户。有一晚，我和堂姐、堂弟等四、五人坐在门口守夜，谈的谈，唱的唱，不觉守到了午夜。忽听到对门房上的屋瓦哗啦哗啦地只往下落，同时紧跟着好几个穿青衣青裤、手执短棍的大汉，从屋上跳下来急奔巷口而去。吓得我们和附近守夜的人们连爬带滚都跑到房里躲藏起来。事后我堂姐告诉我们说，这些穿夜行服手执短棍的人，就是飞檐走壁抢米的好汉。此事至今还不明究竟。

蒙养院因为邻近信义会教堂，又因学堂里有两个日本娘姆教习，认为是洋学堂，也就被这些好汉们付之一炬，只剩下残垣断壁，一片废墟。真是城门起火，殃及池鱼。后来在这一片废墟上就改建了现在长沙市新坡子街和新坡子横街。我亦因当时学堂被焚，停学半年。后来才转到长沙市储英园楚怡小学读书。

辛亥革命后，我大伯父林绍敏由日本回长沙，他已是同盟会会员，回湘后即任长沙司禁湾第一监狱署典狱官。我又转入长沙市通太街太安里明德小学读书。湖南省都督谭延闿应湖南官绅们的请求，为着崇祀先烈，就将曾文正公祠改为湖南烈士祠。唐才常和我父林圭、刘玉堂、舒蒲生以及其他先烈们，都入祀烈士祠。入祀时，由遗属捧着烈士遗像，乘坐人力车送到烈士祠。我和伯

父林绍敏同坐在一辆人力车上捧着我父林圭的遗像。约有一百多部人力车，前有乐队引路，浩浩荡荡地送到烈士祠。后来又以刘忠壮祠作为湖南女烈士祠，秋瑾烈士入祀。并将此祠余房呈准作为我母林徐守圭和周震鳞之母以及欧阳宝珍等所发起之湖南女子国民会会址。同时我母和我以及刘玉堂烈士之遗孀和幼女都住在女烈士祠内，以便照顾祠内一切。

约半年后，忽有唐群英、张汉英从外地回湘，声称要办湖南女子参政同盟会。有一天唐群英、张汉英率领十几个妇女，不分青红皂白要霸占湖南女烈士祠作为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址。湖南女子国民会当与之理论，而唐群英、张汉英等竟趾高气扬，不顾一切，实行强占。当时女子国民会全体会员百余人闻声愤慨，不甘示弱。双方争执不下，竟致动起武来。我伯母林宾如身材高大，膂力过人，她见唐群英手舞着铁的自由棍，正在耀武扬威地指挥一切，便飞步跃前，夺了唐群英的自由棍，挽成一个饭碗大的铁箍圈，向唐群英猛掷过去。在场的全体会员趁势一拥而上，吆喝喧天，大打出手。吓得唐群英、张汉英等抱头鼠窜，向后门乱跑。当时我也跟着我母亲和伯母的后面摇旗呐喊，正在危急之时，谭延闿都督闻讯，派了陈振鹏团长带兵来弹压，并从中调解。后又经筹饷局长周震鳞和我伯父林绍敏等人出面调解，最后秉承了谭都督的指示，将女烈士祠的余房厅堂等的一半，作为湖南女子国民会会址。其余一半，作为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会址。一场纠纷就此了结。

一九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黄兴回到长沙。各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都到小西门外码头上去欢迎。当时小西门改为黄兴门。所扎松柏彩门上，写着“黄兴门”三个大字。我是参加烈士遗族团体去欢迎黄兴的。黄兴在余太华首饰店，定做了很多烈士

遗族纪念银牌，分赠各烈士遗族，以作纪念。银牌约有一个银元那么大小，系梅花形式，花瓣、花纹都镌刻得很美观，并配以五色彩带。银牌后面镌刻着“烈士遗族纪念之章。黄兴赠”。给我的这块银牌，我一直保存到长沙沦陷逃难时，不知怎样遗失了，深为遗憾！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日

辛亥起义前夕湖南军界二三事

李鲁青

清政府以实行铁路国有政策而借外债修建，遍成民变，声势浩大，一九一一年五月，湖南巡抚杨文鼎代谘议局奏称，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清廷严旨申斥，是年闰六月即改派余诚格为湖南巡抚。余莅任时，奏调两道员同来，一为王曾绶，接任湖南劝业道；一为王毓江，任湖南全省营务处会办兼提调（起义时被杀）。同时奏调四川提督黄忠浩回湘主持湖南全省营务处兼中路巡防营统领（以下简称防营）。当时湖南防营分前、后、左、右、中五路，除中路计有十八营、后路十三营之外，其余三路，不满二十营，合计五十营左右。还有绿营兵力八九千人，其中镇箪镇总兵辖四千人，绥靖镇总兵辖千余人，永绥协、乾州协等有部分苗族，很勇敢。湖南水师分泊湘资沅澧，共计十六营，分几部分统率。以上这些军队，概归黄忠浩统一指挥调遣。湖南常备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计有十营之多（以下简称新军），他们与巡防营、水师、绿营实际上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当时作者曾在巡防营工作一个时期，对于内部情况，略知一二，现就回忆所及，分述如下，以供参考。

一

黄忠浩，字泽生，湖南黔阳县人。廪生，以道员出身，由文

人而任武职。因他长于用兵，尤善于将将，人以其足智多谋，加以“小诸葛”之称号。以前湖南的忠字旗，就是他训练成军的（也是有巡防营名义的开始）。黄忠浩治军极严，据说士兵有开小差者，逮捕回营，往往处以割断脚筋之罪，其残酷若此。不过军风纪还好。他一帆风顺，由总兵升到提督，在当时军界中有相当的声望。余诚格倚重他保卫湖南拒阻革命势力，谁知湖南局面已经是摇摇欲坠。黄正在筹划撑持之际，忽然霹雳一声，武昌起义，湖北新军公举黎元洪为都督，湖南形势更紧张起来，湖南新军亦跃跃欲试。这样一来，弄得黄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他一方面把中路防营集中长沙，严防革命党人的活动，制止革命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用调虎离山之计，命令新军全部开出，填补防营所遗防地，想使省垣安稳无虞。在此风雨飘摇之际，新军阳奉阴违，表面上离开了长沙，其实并未开到指定地点。新军一面联络防营互通消息，为起义创造有利条件；一面借口开差，要求配发子弹。当时，黄自以为旧派军人多少与他有些关系，气味相投，不存猜疑，他一心网罗羽翼，妄图作垂死挣扎，仍在积极进行军事部署。

二

黄忠浩调回湖南时，带着大批军事人才同回，作为他在军事上的班底，甘兴典就是其中之一。这般人员，大多数为行伍出身。在清朝官制中，参将、副将、总兵，地位都不小，都想握得部分兵权来镇压革命，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黄则恃防营为支柱，死心踏地拥护清朝，扩充军备，秣马厉兵。他扬言将选择四十营精锐之师，出征湖北，“鄂乱”不难一鼓荡平。无如力不从心，各路防营士兵要求改善待遇问题，未得及时解决，一时军心涣散，意见分歧，处处掣肘，荆棘丛生。加之形势越来越紧急，计划因而

未能实现。仅更换一个驻在长沙附近的水师营统领，还撤换了一个防营管带刘玉堂（此人原系新军管带，后调任防营管带），以甘兴典接替，甘当然是黄所信任的。这里，把两方面的关系和甘的经历附带介绍一下：甘兴典，字荣棠，湖南湘阴县人，性极诚实，带兵很得兵心。他出身于前清考试武科，得进武学（武秀才），对武科骑射，颇有根底。在广东做过都司（武职）和游击（武职）。湖南谭钟麟时任两广总督，因乡谊得到他的提携，后来谭去世，适值黄忠浩在湖南训练忠字旗防营步队，黄任统领兼总兵，甘就回湖南，投入黄的部下，任忠字旗防营管带，勤匪成绩显著，官职提升到尽先补用参将。黄忠浩实任四川提督军门，甘随同赴川，任参将兼四川防营管带。一九一一年湘抚余诚格奏调黄忠浩回湘，主持全省军务，甘又同回，自以为定能得到高就，不料湖南如此情景，更谈不上选择高低，暂时迁就一下，再待机遇。黄则勖勉他竭力维持省会治安，俟清廷派兵南下，才能挽救危局等语。从这些方面看来，甘兴典当然是黄的忠实走卒。作者就在此时参加甘部防营工作，任文牍职务。其时我正年富力强，同情革命，与甘又有姻亲之谊，说话随便，有机会可以探听一些军事秘密，进一步还可以做点疏导工作，来争取他起义。后来结果圆满，我就随着甘兴典顺利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

当时湖南新军与防营，有新旧两派之说。新军当然是新派，防营是旧派，两者间的畛域之见在所不免。这是由于：一、新军内部上中级军官，多数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出身的，大部分参加过同盟会，受过革命熏陶，思想比较进步；二、新军士兵训练比较严格，有一定文化水平，政治觉悟比较高；三、待遇方面，也

比较优越，冬季是棉军衣，夏秋季一律是番布军服，正兵每月饷银四两五钱，最后加成七两。这个措施也是清廷唯恐新军倾向革命，特提高士兵待遇，用利诱方法来维系军心。再谈防营方面，各级军官，多数是行伍出身，学历当然比不上新军，长期分驻各县，负剿匪责任，倒还有点力量，爬山越岭，一色赤脚草鞋。当时民间有两句歌谣："巡防营是打仗的，常备新军是摆看的。"防营士兵辛苦，待遇菲薄，正兵每月饷银三两三钱，除年发蓝布单军服两套外，无其他装备。比起新军当然相形见绌。值此紧急关头，各处防营士兵，齐声要求改善待遇，问题颇为严重。自波折发生以后，黄忠浩感到惶惶不安，马上商之巡抚余诚格，结果余抚以不能擅加军饷，应奏请清廷批准施行，否则罪在不赦。这样一来，问题就没有解决余地。后来又经过绅商会议，拟采用权宜办法，酌量增加士兵饷糈。一面筹发，借慰军心，并示鼓励；一面奏请清廷核复。

四

一九一一年八月底这几天，正是湖南时局进入最紧张的阶段。黄忠浩的镇压政策和军事计划，都完全失败了，可以说一筹莫展，四面楚歌，内部分崩离析，岌岌可危。省垣秩序，表面上虽安定如常，实际上已成山雨欲来之势。风声鹤唳，时刻堪虞。他命令几个防营管带分别负责维护省会防务：赵春廷驻草潮门，甘兴典驻大西门，李培芝驻小吴门，李生盛驻北门。那时还有城墙，各有城门出入，防营管带都在城上办公。黄忠浩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各防营管带督促士兵严密防守城门，不使新军随便入城，必要时把城门关闭，并准其开枪制止；第二道命令要各该管带随时派士兵巡逻四城，缉捕革命党人，防止暴动。八月二十九晚上，曾

派长沙县知县沈瀛，随同营务处会办兼提调王毓江，到大西门城墙上会同管带甘兴典，带着大批人马出外搜查捉拿革命党人。这次沈瀛在身上取出党人名单约有十余人，大概都是化名，没有查得一点线索而归。其实防营内部早已与新军打成一片，上下一致拉拢好了，连甘兴典奉到黄忠浩的命令都是敷衍了事。当晚，我在大西门城上，通宵达旦，应接各方面的一些消息，曾秘密向甘兴典问起黄忠浩的态度有无转变时，他对我连声地说："不行，不行，万不可透露丝毫消息，致遭大祸！这些情况，我对徐鸿宾他们说过（徐是防营哨长，驻小吴门负联系责任者之一）。"如是新军认为时机成熟，不宜拖延。九月初一拂晓，这个酝酿已久的起义就爆发了。新军队伍一部分由小吴门入城，直达抚台衙门。是日清早我就进了抚院，探问内部的熟人。据说余诚格的家眷和行李，天未亮就走后门出来，上洋船先走了。正八点钟，我和一个衙门里的职员一直走到后院，看见余诚格身着长袍，上穿大袖马褂，身体结实不高，大约五十来岁，没有留须，与黄忠浩两人站在后院景桓楼走廊下面谈话，声音很低。我隔离甚远，听不清说的什么，黄忠浩穿着清朝武官制服，短装得胜马褂。我随即走前门出来，见新军都在衙门坪里与抚院卫士畅谈甚洽，足见早有联系。随后新军十余人进入抚院，问黄统领在哪里，其时正遇着余诚格，他把手往后一指，适黄正在后院，新军齐拥向前，将黄抓走，由头门出来。这时黄口中说了一句："我不是黄忠浩。"余诚格即在内面用白纸写很大一个汉字，摆在桌上。他随即从后墙上打的窟窿出又一村而逃。这次带队伍进抚台衙门的有徐鸿宾、焦达峰。新军士兵将黄扭至小吴门城上杀了。另一部分新军由北门入城，占领了荷花池军械局。新军队官易棠龄率领全副武装士兵也是由北门入城。正十点钟，全市商店均未开市。易本人领头对着市民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